

越往南，地名便越像一个暗语

韦慧兰

越往南，地名便越像是从古谣里跌落的碎片，生僻，却透着一股野性的韵味。

10月2日上午10点，我们从象州老家出发。车轮一动，心就飘了起来。导航指向广东省恩平市，一个未曾踏足之处。奔赴这场盛宴，不远千里，听起来像个借口，却更像是一种自我成全。

广东于我，不算陌生。这些年来，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顺德、茂名、东莞、肇庆……都曾留下或深或浅的足迹。但恩平不同。它不在我惯常的路径上，也不在熟悉的名单里。它就那么安静地蜷缩在地图南端，像一页被风偶然掀开的书页，等我来读。

车行两广，山是永恒的主角。一座连着一座，绿得理直气壮。这绿不像北方那般克制，也不似江南那样婉约，它是泼出去的，倾倒下来的，带着亚热带特有的蛮横，从山脊滚落，糊满整面车窗。山与山之间没有空隙，绿与绿之间不需过渡。

一路南行，真正在变的，不是风景，是地名。身为广西人，本土的地名大多耳熟能详。可一过岑溪服务区，“梨木”“归义”“筋竹”——这些名字便像从族谱里跳出来似的，带着泥土的姓氏，沾着祖先的呼吸。它们立在高速公路牌上，突兀却又理所当然，仿佛在说：“别以为只是路过，你正穿过一个个被岁月浸润过的村落，它们有来历，有烟火，有不肯轻易示人的秘密。”

我向来贪恋这种陌生感，甚至为之着迷。当“茜塘”出现在视野，车上有人念“满塘”，有人猜“网塘”，直到看清拼音，才确认是“li à ng塘”。一瞬间，车厢里漾开笑意——为了解锁一个陌生的汉字，为这小小的、新鲜的认知。

这种陌生不生隔阂，反让人心软。这样的瞬间，无法预设，不可复制。它们像路边的野草，长在既定行程之外，却恰恰触到了生活最真实的根系。

我们总以为安稳源于熟悉——熟悉的路，熟悉的店，熟悉的人。可人这一生，真正刻下印记的，往往不是那些按图索骥的抵达，而是迷路时偶遇的一盏灯，陌生小镇里一碗忘了名字的粉，某块路牌让你情不自禁念出声，然后莞尔。

车轮碾过路面，沙沙声如时间低语。我忽然懂了，喜宴不过是个由头。真正的渴望，是这一路上被不断刷新的、“不知前方为何物”的期待。

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漫长的奔赴？我们总被教育什么年纪该成什么事，要快，要有效率，不能掉队。可真正滋养生命的，偏偏是那些“绕远”的片刻——你多拐进一条巷，多问了一句路，多停驻五分钟，看看那天边晚霞，多美！

这些瞬间如星子散落途中，有光、不耀眼，却足够照亮记忆。

六小时后，恩平在望。远亲许久不见，再聚时热闹与亲切一并涌来。举杯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白日里那块“朗底”路牌，和车窗外那连绵不绝的绿。

原来我们奔赴的，从来不只是某个人、某件事，而是借一场邀约，重新拾回自己遗落在远方的感知力。

路还在延伸。

而我，已开始期待下一个陌生的地名，下一个无名小镇的惊鸿一瞥。

有一个地方叫“老家”

李树岗

车子驶进武宣县东乡镇一个叫下莲塘的村落，在窄道上缓行时，一位拄拐的老人眯眼朝车里望。他颤巍巍走近，俯身细看：“是……意叔家的二娃不？”

我停下问道：“是啊，回来看看。”

他点点头，然后微笑着说：“回来看看好……老家，就应该常回来看看。”说完慢慢转身，沿着小路蹒跚离去，背影消失在了转角处。

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恍惚间觉得，故乡正以这样一种温情的方式，迎接每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。

在车上，我一路搜寻记忆，却始终没能想起他是谁。

车绕了几个弯道，缓缓停下。看着老家大门上已褪色的春联，顿感这时间过得太快，我打开生锈的门锁，随着“咔哒”一声，我步入老房子。目光落在斑驳的墙面上，那儿时的刻痕，瞬间将往昔的欢声笑语带回耳畔。

走进父亲生前住过的房间，墙角的旧木床还在，我无意间伸手，指尖在床底触到一片密密麻麻的凹凸。那是父亲当年修床时，钉子留下的痕迹。

父亲是“文革”时期的一名知识分子，他一生省吃俭用，只为供我们三个孩子读书。他曾多次感叹：“我生不逢时，可你们不一样，现在时代好了，一定要好好读书。”

我轻轻抚摸那些粗糙的钉痕，耳畔又响起了父亲严厉的教育。

来到大门口的石阶上坐下，不远处，百香果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作响，像是父亲在耳边细语：“天凉了，要记得加衣……”

我在发呆时，听到远处有人喊我小名。只见伯父打着锄头朝我走来。我赶忙从车里取出在市场买的二斤猪肉迎上去。他放下农具，看见我手里的肉，眉头微皱：“不用每次回来都买东西。”

在我的再三坚持下，他才伸手接了过去，掂了掂分量，“买这么多，我一个人哪里吃得完。”

闲聊时，他的目光不时停留在我脸上，像在寻找当年那个在水田里，跟在他身后歪歪扭扭学插秧的泥孩子。

他扛起锄头，拿着猪肉对我说：“走，去家里吃饭。你是住家吗？什么时候回城？”我跟他身后，望着那单薄的背影，才发现，眼前的伯父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。

很快，伯父那间老旧的厨房里，炊烟袅袅升起，夹杂着饭菜的香气，弥漫开来。每次来，我都得在他家吃几口饭菜，不然可不行，那会惹得他不开心，我得哄他高兴。

饭后，我独自一人漫步村中，许多熟悉的面孔再也见不着了，有些比父母年轻一辈的同辈，也早已两鬓染霜。

不知不觉，我竟走到了儿时常与玩伴游泳的河边。这里早已杂草丛生，想必再也无人来此嬉水了。就像许多熟悉的回忆，也在我心中慢慢模糊了。

这时，路上奔跑的孩子，投来陌生的目光，我才惊觉，在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我倒成了他们眼中的外来客。

临近傍晚，要回城里了，我回头又望了一眼老屋，心口沉得发慌。孩子在旁雀跃，他终于要回到他熟悉的“家”了。而我，却要离开我真正的家。

临走前，我用手抚摸房子上的每一处印记。门板上的身高刻痕；窗台缝隙里的铜钱；老厨房墙上，父亲安装的电灯开关……

看着父亲留下的老式碗柜，漆皮已斑驳剥落。我曾信誓旦旦，说下次回来就帮他修好。可后来，总以为还有无数个“下次”在等着我们，直到它再也等不来它的主人。有些承诺，轻得像一句寻常话，落下了，就成了永久的债。

这座百年老屋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若不是为了孩子，我一定要留下，住上几夜。

可如今，我只能像个客人，匆匆来去。车子发动时，一阵风掠过门前，卷起几片落叶。

我从后视镜里看着，老屋渐渐变小，连同伯父厨房里那道最后的炊烟，一同模糊。镜中的景象随之一片扭曲，如水中的倒影被风吹散，身旁的妻子并未察觉我的异样。

其实，渐行渐远的，何止是这座老屋，还有那个鸡犬相闻、一顿炊烟就能洗净游子所有风尘的岁月。

那个在村里徘徊的身影，何尝不是你，或者是我，亦或是每一个在人间赶路者的灵魂。

虽然老家给不了我都市的繁华，却能在疲惫时，像一口幽深的古井，瞬间照见我完整的童年。

老家，是一个心理医生，也是一座精神家园。它不说话，却能治愈一切。

一阵熟悉的桂花香从窗外飘来，瞬间将我的思绪带回了支教的那个秋天。

正在认真批改作业的韦老师忽然停了笔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侧身向我的工位挪了挪，轻声说：“王老师，桂花开了。”那声音里，含着些微的喜悦，仿佛宣告一件期待了许久的喜事。我立刻丢下手中的书，拉着她一起向乐学苑走去。果然，苑里西墙角那几棵平日常里不大起眼的桂花树，这会儿，成了整个乐学苑的魂儿。走到桂花树下抬头细瞧，那密密层层叶子底下，藏着无数金粟似的小花，一簇一簇的，黄得那样烂漫，又那样谦逊。此时此地，那一股幽甜的香气，比在办公室里闻到的要浓得多，不再是丝丝缕缕的，而是成片成片的，像一件看不见的、湿漉漉的纱衣，将整个乐学苑轻轻地笼住。

“晚饭过后，我们一起来摇桂花吧。”小巫老师走过来，仰头看了看满树的桂花，兴奋地说。我听了，心里便像有只小鸟在扑腾。我们仨在这乡

下学校支教，每天入夜后，除了散步、聊天、看书，就没啥事可做了，日子过得单调、平静、安稳。摇桂花就成了这日子褶皱里的小欢喜，令人期待。

夜幕降临。吃过晚饭，简单收拾一下，就听小巫老师在楼道里喊：“摇桂花喽。”活络，我和韦老师也出了门。来到桂花树下，只见巫老师立即铺开了一张床单大小红蓝相间的塑料布。与此同时，韦老师则侧身拖出一根长长的竹竿，这可是她放晚学后到工具房寻了半小时才找到的好“帮手”，擦干净放墙角备用的。她走到树下，用竹竿轻轻拨开叶子，那时操场月光昏暗，我便举起手电筒为她补光，好让她能看清那些娇嫩的花簇，精准下竿。

初时，我误以为身为一名资深的体育教师，韦老师在举起竹竿之际，定会向花枝进行一番猛烈的敲击。却不料，她巧妙地瞄准了花枝茂盛的部分，以轻柔而有序的节奏，缓缓摇曳。这一摇，可了不得！只听得一阵极细密

的、沙沙的响声，那成千上万的小花朵，便从绿叶的怀抱里挣脱出来，纷纷扬扬飘落而下，好似天空突然下起了金色的雨一般。娇小的花儿落在我们的头发上，肩膀上，又顺着衣襟滑到铺着的塑料布上。秋风时不时来凑热闹，未落地的小花便淘气地随着风，打着旋儿，像一群活泼的金色小蝶，在空中舞了好一阵子，才恋恋不舍地歇下。

霎时间，我们周身都被这香云香雾包裹了，那香气不再是虚无缥缈的，而是有了形体，有了分量，扑簌簌地，直往你的鼻子里、心坎里钻。我张开嘴，几乎觉得那空气也是甜丝丝的，可以嚼着吃了。巫老师在一旁笑着，时不时伸手替我和韦老师拂去头发上的花瓣。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也被我们的欢笑声和桂花的香气吸引了过来，月亮一直安静地端坐在树梢之上，星星也越聚越多，这一刻，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安宁与幸福。

摇下来的桂花，我们倒进簸箕拿

回宿舍细细收拾。回到宿舍，在明亮的灯光下，我们仨就围坐在桌旁，耐心地拣去混在里面的小梗和碎叶，大家专注得像是在合绣一幅名叫“黄金满地”的十字绣。当我正想将一半桂花倒入不锈钢大盘分开晾晒时，小巫老师立即阻止，并告诉我们，桂花是娇气的东西，沾了铁器，香气便跑了，定要用竹篾编的簸箕来盛。

这些新鲜的桂花，第二天被小巫老师用一半蒸了香甜软糯的桂花糕，请全校老师品尝；另一半则煮成桂花茶，与大家共品香茗。围坐在一起，每个人心中都仿佛氤氲着那桂花的甜香，美滋滋的。

如今，我已离开那所乡间学校，可每当秋风送爽、金桂飘香时，我仍会想起那个夜晚，想起塑料布上金色的花雨，和灯光下我们专注拣拾花梗的身影。那氤氲在心间的，又何止是桂花的甜香，更是那段被花香浸透的、闪闪发光的支教时光。



AI制图

瑶山秋语：盘王界的国庆诗行

韦干显

10月3日，秋阳把暖意铺得正好，我从老家兴宾区七洞收费站上贺巴高速公路，朝着金秀大瑶山的盘王界奔去。125公里路程，一个半小时便到，车轮碾过沥青路面的平稳，让窗外风景从田畴村落，慢慢浸成叠翠的青山——这般便捷，搁从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。记忆里的来宾山路，是坑洼难行的黄泥道，去一趟金秀瑶山，五六个小时的颠簸是家常便饭；如今贺巴高速公路如银练穿境，硬生生把“远方”缩成了“近郊”，单是这一路顺畅，就足以让人心头漾起对家乡发展的温煦。

甫入景区，游客中心的热闹还未散尽，我攥着索道票站上站台。当盘王索道的轿厢缓缓升空，1650米的钢索索然悬在山顶，细得像根随时会细断的银线，恐高的眩晕感瞬间从太阳穴炸开，眼前竟有些发花。我死死盯着轿厢地板的纹路，深呼吸却不敢加重，可眼角余光总忍不住扫向那钢索——它在蓝天里微微晃悠，带着轿厢也似有若无地轻颤，风从缝隙钻进来时，我总疑心是钢索在“晃”，手心的汗浸湿了扶手，指节攥得发白。这“头顶悬弦”的窒息感，忽然撞开了记忆里的瑶山：从前的路，不也像这钢索吗？是悬在人心头的“难”，泥泞、陡峭，走一趟要鼓足十二分勇气；而如今，这钢索竟成了“通途”，像贺巴高速公路一样，把曾经的“不敢想”，架成了实实在在的曾经。

好不容易挨到索道落地，未及缓脚，便踏上了无阶的盘山栈道。低头瞥见栈道上的悬崖，心瞬间猛地沉了下去——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峡谷，谷底林木连成一片深绿的海，栈道像悬在半空的飘带，只靠着崖壁的支撑，便敢在万丈深渊边延展。我下意识攥紧拳头，脚步放得极慢，每走一步都要确认栈道的稳固，生怕一个趔趄就坠入那片“绿海”。行至中途，山风卷着松涛掠过耳畔，送来几声清脆的鸟鸣，可目光一落到下方的悬崖，那鸟鸣就成了催人的鼓点，让心跳愈发急促。

顺着栈道前行，前方的景区电梯忽然撞入视野——它如深灰色的钢铁巨人，稳稳嵌在山壁上，镜面轿厢在光影里穿梭，通体的金属质感与周围的翠林险崖形成强烈反差，却又莫名和谐。那高耸的梯身带着工业设计的利落感，仿佛天生就该在此处，它将山间陡峭的“上下”，变成了无需跋涉的平稳“直达”，让人忍不住感叹，连登山的“累”，都被这股巧思悄悄化解。转过电梯所在的山坳，盘王天梯的身影便撞入眼帘，只是入口处挂着“设备维护，暂停开放”的标识。远远望去，天梯如巨龙探爪般横跨两座陡峭崖壁，钢索结构的梯身细若游丝，在云海山风里微微晃荡，仿佛下一秒就会与山峦共舞。崖壁上“盘王天梯”四个鎏金大字苍劲醒目，旁书“穿越坎途，尽是坦途”，在绝壁间熠熠生辉。通往天梯的路径紧挨着崖壁，仅容一人侧身行走，扶着岩壁走完这段路，才能抵达那悬挂山间的天梯入口；扶手外便是空荡荡的山洞，风过时，连脚下的路径都似在轻颤，虽未踏上天梯，这“悬崖寻路”的过程，已让人深切感受到其险奇，更让人望而生畏。不远处的玻璃栈道亦是如此，养护标识挡住了去路，却挡不住视线——通透的玻璃桥面如水晶丝带紧贴崖壁延展，底下是望不见底的深谷，想象站在其上“踏空而行”的震撼，仍让

人心跳加速。

这望着养护中的天梯、玻璃栈道，再踩着未作养护却依旧稳固的盘山栈道的模样，倒让我想起长辈的话：“从前走瑶山路，脚下是悬崖，心里是虚的。”而如今，栈道临崖却稳固，天梯虽暂闭却可见其牢靠，连电梯都把“攀高”变成了坦途——这般“险处寻安”的改变，不正是在来宾发展的实感？景区对设施的定期维护，恰是把“悬空的恐惧”化作“踏实的漫步”的底气，这份力透纸背的改变，藏在每一寸栈道的坚固、每一项设施的用心里。

行至“一线天”，两侧石峰如巨墙夹峙，头顶的天空被挤成一道窄窄的蓝带，崖壁几乎贴着头顶倾斜而下，粗糙的岩石纹理清晰可见，连水珠从石缝滴落的声音都听得格外真切。这逼仄的空间里，头顶的石峰像块巨大的屏障，挡住了空旷的天空，反倒让我生出几分安全感——不用再直面高悬的钢索与脚下的悬崖，只需盯着眼前的路。身旁有游客伸手轻触岩壁，惊叹“这山壁离人也太近了”，我忽然懂了：盘王界的“险”是天然的，而来宾的“能”，是把这“险”酿成了可赏、可走的风景。就像这一线天的路是工人一锤一凿开出来的，这座城市的发展，何尝不是在这“难”里凿路，把“不可能”一点点凿成“可行”？

盘王瀑前，我望着水流从数十米高的悬崖倾泻而下，轰鸣震耳，心里的疑惑愈发浓烈：这么高的山，水到底从哪儿来？正驻足思索时，身旁一位背着竹篓的瑶家阿婆放慢了脚步，见我盯着瀑布出神，便笑着解释：“山顶有好几处积水的洼地，常年围着雨水，再加上山里藏着泉眼，石缝里的水渗出来，顺着屋顶的沟沟坎坎汇到一块儿，到了这悬崖边，自然就淌成瀑布喽。”听着阿婆的话，我抬头望向瀑布顶端，仿佛能看见云端的洼地与泉眼，正悄悄为这飞瀑输送着力量。再看眼前的水流，竟觉得这“高处来水”的奇景，恰似来宾的发展——看似身处“高地”、举步维艰，却能凭着对自然的顺应与巧用，把每一份潜藏的力量汇聚起来，酿成独一份的风景。

夕阳还未沉落，天边染着橘红的霞光，我乘索道下山，闭着眼熬过升空的那段，直到轿厢平稳，才敢悄悄抬眼——头顶的钢索在霞光里成了柔和的银线，下方林海翻涌着深浅不一的绿，盘王瀑的水声仿佛还在耳畔回响。返程驶上贺巴高速公路时，天光仍亮，路面在夕阳下泛着暖光，车流有序前行，没有路灯的旷野里，远山如黛，近树含烟。这一日的旅程，怕过高空的眩晕，叹过天梯与栈道的险奇，感过飞瀑的水源，而心头最沉的，是瑶山的生机与来宾的智慧。暮色四合时，车窗外的瑶山渐渐隐入夜色，可盘王界的盛景仍在心头明灭：那悬于天际的索道，是勇气与智慧的剪影；那临崖蜿蜒的栈道与天梯，是坚韧与担当的刻度；那奔涌不息的飞瀑，是自然与人力共舞的诗行。这片曾被“难”与“险”困住的土地，如今正以山水为纸、发展为笔，在国庆76周年的喜悦里，写下属于新时代的答卷。愿故乡来宾，永远握紧这杆“笔”，让贺巴高速公路的银链延伸向更辽阔的远方，让盘王界的风光吸引更多寻梦的脚步，在岁月的长卷里，续写山更青、水更秀、路更宽、民更安的崭新篇章！